



# 府城

竹籬笆歲月

蕭文／著



著，和風磨擦發出一片咻咻的聲音，好似隨風而來的鬼魅躲在竹林中歡笑吼叫，加深竹林在我心中的神祕感。果園中種著芭樂，蓮霧和楊桃。那時沒有農藥，我們鑽過籬笆的破洞，在裡面邊摘邊吃，高大的果樹，一株接著一株，濃密的綠葉遮住陽光，果園裡沒有日曬，有的是清涼，地上滿是落葉，踩在腳下沙沙作響，讓我們有草木皆兵之感，往往以為是園主人來了而一哄而散。

長榮女中後門，現在的長榮路一帶是一大片草地，那是我們踢足球，打羽毛球的地方，這片草地靠東寧路是汽車教練場，練車時，有人在草地上插幾根漆著紅白色的竹竿，汽車前進或倒退時碰到竹竿就重來，我們玩累了就坐在草地上看練車。當時長榮女中的後門有一個人寬度，是個木頭門，往往沒上鎖，我們輕輕一推就開，於是長女的籃球場就成為我們的鬥牛場。後門經過整修，已成為正門，後門內滿佈雜草的草地，以及位於草地旁的兩層樓女生宿舍，已不見蹤影。

另一處常去的地方是信義會學生中心，進入紅邊框的圓形拱門，我們直奔放在大廳的乒乓球檯，在那兒嘶殺得天昏地暗，淌著滿身的汗水走回家。前幾年偶爾經過那兒，我瞥見那扇紅邊框的圓形拱門，盡不住的走進去，大廳依舊，乒乓球檯已不見了，這裡的一切好眼熟，是唯一沒有改變的地方。我在圓形拱門口站一會兒，看著四周的樓房和穿梭在街上的車子，而後上車離開。

## 藍色的情懷

從小我就被藍色包圍著，爸爸的軍服是藍色的，鄰居們的軍服也是藍色的，村子裡停放的吉普車，大卡車是藍色的，因此我對藍色有一份難以割捨的情懷。

蔚藍的天空是父親與叔叔伯伯開創事業的疆場。他們爽朗，健談與風趣的談笑，透過天藍色的軍服，散發出豪邁的氣息。小學時，在教室的牆壁上刻著軍徽，一對金黃色的翅膀在陽光下閃閃發光。小學音樂課叫作唱遊，唱遊課時，老師坐在老舊的風琴後面唱著「凌雲御風去，報國把志伸，……」，我們在下面跟著唱，這是全校學生都會唱的一首歌，它幾乎變成我們的校歌。學校在航道下，不時傳來隆隆的機聲，不時看到後掠翼，流線型的機體，在我們的歌聲中，拖著黑煙，劃破長空，消失在遙遠的天際，偶有朵朵白雲飄浮而過，在我純真的心靈中，編織的夢幻，伴隨著歌聲與機聲，帶進蔚藍的穹蒼中。

藍色是希望與憧憬，它像磁鐵一樣深深吸引著我。「你的瓢不要壓住眼睛，先到旁邊休息一下再來。」航空醫官說。「空勤體格的標準是2.0，你一隻1.5，一隻2.0，差一點。」我和大多數人一樣，失望的走出體檢室。體檢室外一排光著上身，穿著短褲，剃著光頭的對伍，我走過這隻對





伍，好幾十隻眼睛注意著我，有聲音說，「又一個被刷掉了！」服兵役時，穿的是陌生的橄欖色軍服，「凌雲御風去」在童年時跟我打過一個照面，從此分道揚鑣，無緣再相遇。現在，村子裡已見不到藍色的軍車，爸爸和鄰居們早已脫下藍色的軍服退休了。天空依舊是藍色的，飛機每天依舊夾著隆隆的聲音，破空而過，在湛藍色的背景上，留下白色的線條。白髮皤皤的父親常坐在陽臺，望著天空，看著起降的飛機，那段藍色的歲月，已被無情的時間潮流淹沒在內心的深處。

對我而言，歲月無法磨蝕我對藍色的偏好，因為它蘊藏著童年的回憶與懷念。

（中華日報副刊1997.6.13）

## 冰棒

現在已很少聽到「冰棒」這兩個字，這個名詞已淡出人們的生活圈，常聽到的是「雪糕」，它應該取代「冰棒」這個名詞。

在三千多年前，我國就知道用冰解暑，皇宮裡知道使用奶和糖製成冰棍，所以最早製造冰棒的是中國。元世祖忽必烈時，大約七百多年前，皇宮裡有類似冰淇淋的食品，叫做冰酪，當時一般人無法獲得冰，所以冰酪被視為珍品。元朝統治者禁止王室以外的人製作冰酪。直到義大利人馬可·波羅回國前，元世祖才差人將冰酪的製作方法傳授給他，足證當時我國的科技不輸人。約一九三五年，北京有人把天然冰放進一個大木桶裡，加入適量的食鹽，木桶就成了一個冷凍室，再準備許多圓柱形小鐵筒，每個小鐵筒裡都裝滿了香料和糖的水，插上一根木棍，把裝滿糖水的小鐵筒放進大木桶裡，封閉起來冷凍，半小時後，小鐵筒裡的糖水就凍結成一隻隻冰棍，這是一種創意。以後將冰棍稱冰棒。

在沒有冰箱的年代，冰棒可是個奢侈品，在炎熱的夏天，手拿著一枝冰棒，就會感覺到那股清涼，將包在冰棒外的那層紙撕下，一陣陣的白煙冒出來，忍不住伸出舌頭在冰棒上舔一下，那



股清涼一直透至心底。

當時賣冰棒的都是戴著斗笠，騎著腳踏車，腳踏車後架上放著一只防熱木箱，木箱外罩著塑膠布，烈日當空，我們最巴望的就是看到這麼一個影子，而後拿出五毛錢，換來一枝冰棒，舌頭舔了這麼冰涼的東西，實在很過癮。

那時住在崇誨新村，一段長時間之後，村子唯一的一條街道上掛了一塊招牌，上面寫著斗大的字「天山冰室」，這是村子裡的土官，運用軍隊裡學到的機械方面的知識開的店。走進「天山冰室」就感到很涼爽，屋裡馬達聲隆隆響著，屋子的中間是個大池子，池子牆壁的內側以及房子的牆壁上有不少管子，有些管子的外面有一層霜，村子裡有好幾位大人從「天山冰室」拿著一箱箱的冰棒，騎車至村中叫賣，從此我們吃冰棒較為方便，隔了一段時間，離「天山冰室」兩三家的距離開了一家「大象冰室」，我們吃冰棒的機會更多了，記得當時最常見的冰棒是橘子和檸檬冰棒，可能是這兩種冰棒較易製作吧！當時的冰棒吸幾口，竹棍上剩下白水凝成的冰，一點味道也沒有。

以後，我搬離村子，後來眷村經過整建，一次，我偶而路經崇誨新村，但見國宅林立，「天山冰室」、「大象冰室」已消失了。

有一次我對孩子提到「冰棒」這兩個字，孩子滿臉的疑惑，我驚覺到，這個名詞已過時了。

與冰棒比起來，雪糕精緻而扎實多了，不會因為多吸幾口，而將橘子汁或檸檬汁吸走，剩下的是掛在竹棒上的白水凝結成的冰。

現在家家都有電冰箱，二十四小時營業的統一商店陳列著各式口味的雪糕。孩子喜歡雪糕，妻是一包包的買，所以電冰箱中常放著不同口味的雪糕，讓孩子挑選，也讓孩子吃個夠。

孩子出生在豐衣足食的年代，家裡的冰箱未曾空過，他們面臨的是「選擇」而非「缺乏」，他們無需擔心東西的來源，他們關心的是「這是不是我要的」與「自我的滿足」。

在物質匱乏的時代，這樣的東西已滿足我們的需求，也帶給我們無限的回憶。

（中華日報副刊2001.9.9）

## 雜貨店

無論在都市或是鄉村，都不難看到牆的上緣橫著整片顯眼的紅綠白以及橘紅色的亞克力，牆壁為整片光亮的落地窗的商店，門則是自動門，這類商店已取代了傳統的雜貨店，一般稱這類商店為超商。走進超商的自動門，店內一塵不染，而且光亮如同白晝，貨品標好價，井然有序的陳列在架上，任你自由挑選，而後到櫃檯結賬，櫃檯人員都是生面孔，你不認識他們，他們也不認識你，實際上你們也無需相互認識，但是他們非常熱忱，很有禮貌的為你結賬和包裝東西，令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，然而我總覺得其中缺少了什麼。

崇誨新村約有六七百戶人家，村子裡有一家雜貨店，也是村裡唯一的一家雜貨店。這家雜貨店裡靠牆的一面是木頭架子，靠走道的一面是一排玻璃櫃，朝外的一面是玻璃櫃，雜貨店裡的燈光昏暗，雜貨店的老闆叫得出每個小孩的名字，知道每個小孩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，也知道每個小孩住在那裡。這家雜貨店老闆的小孩叫蔡志明，他的堂弟叫洪坤亮，他們都跟我同班過，我們也常玩在一起，因此蔡志明的阿媽對我特別好，每年的除夕夜，我去她家買東西，她或是不收我的錢，或是算便宜些，或是多找幾毛錢給我，我想，這應該是阿婆愛屋及鳥的緣故。





我已記不得這家雜貨店什麼時後搬離村子，後來村子裡的陳媽媽開了間雜貨店，陳媽媽的小孩與我年紀相近，我們常在一起玩。陳媽媽開雜貨店後，我自然成為陳家小舖的顧客。每年除夕夜，爸爸都會給我五毛錢，叫我拿一隻玻璃杯去陳家小舖買杯米酒，每年這個時候陳媽媽看到我走進店來，都會笑著對我說：「你爸爸的酒我已準備好了。」於是接過我手中的酒杯，從木頭架上拿下一瓶公賣局的米酒，倒了滿滿的一杯米酒給我。有時後我買東西錢帶不夠，陳媽媽會說：「我給你賒賬。」而她並沒有記錄下來，我想是因為錢不多而又是熟人的緣故。過了幾天，我去還錢，陳媽媽笑嘻嘻的接過錢，立刻塞一兩顆酸梅或是橄欖在我手中。

現在雜貨店已被超商取代，從這個社會消失了。工業化社會講究的是制度與效率，為了彌補因而淡化了的人際關係，所以強調服務，服務的基礎就是禮節，而禮節是可以訓練的，於是透過禮儀訓練的課程，使每位員工都能以彬彬有禮的態度，對顧客提供高品質的服務。走進超商，你可以享受到購物的方便和樂趣，以及工作人員熱忱的服務，但是有一樣東西是無法取代的，也無法經由訓練而得到的，那就是這份濃郁的人情溫馨，這一點就是我一直覺得超商有所欠缺的，也因而更讓我懷念雜貨店。

## 崇誨菜場

早上七點多，一群穿著天藍色運動裝的人在崇誨公園作晨操，林森路從公園的西側通過，公園旁邊有一個公車站，站牌上寫著「崇誨新村」四個字，這四個字說明這裡的緣由。

「崇誨新村」是紀念對日抗戰初期一位殉職的空軍飛行員沈崇誨，他的殉職有兩個版本，一為飛機故障而衝撞在黃埔江的日軍出雲號戰艦，這是相當悲壯的；一為飛機故障，在吳淞口外墜海。這個故事說明這是個空軍眷村，眷村改建後，這裡有一個里名為崇誨里，並將公車站命名為「崇誨新村」。

崇誨公園原址為崇誨幼稚園，婦聯會是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的簡稱，它幾乎在每個眷村設立幼稚園，供眷村小孩就讀，崇誨幼稚園就是其中之一。緊鄰崇誨公園的林森路原為一條約一個車身寬度的泥土路，現在是四線車道。

崇誨公園四周都是高樓大廈，以前用蘆葦幹外敷泥土建造的平房已消失，崇誨公園對面的菜市場是崇誨新村唯一留下的東西，我站在崇誨公園，望著鐵架下透出的微弱燈光以及零散進出的人，似乎進入時光隧道，看到當年竹子搭的菜場，深埋在記憶深處的影像逐漸浮了上來。



早年軍人的薪水微薄，不足以養家糊口，每個人都絞盡腦汁，自食其力的生活，所以，太太必須經營副業以維生，最簡單的副業是賣菜或以家鄉口味開小吃店。菜攤從菜場裡，越過前面的馬路，排到菜場對面的廣場，排了兩排，廣場上的菜攤沒有菜場裡的木製攤架，而是放在地上，賣菜的在地上放張木頭小板凳，坐在小板凳上賣菜，買菜的彎著腰在挑菜，菜場不時可以看到賣菜的熟面孔，媽媽每天十一點左右提著菜籃上菜場，揀拾賣菜的丟在地上的菜葉，同時，十一點以後，菜攤快收攤，價格較便宜；菜場附近的小吃店一家家的開張，每家小吃店都有不同的家鄉口味，「眷村美食」逐漸傳揚出去，當然，當年沒有這個名稱，這個名稱是近年才出現的。當時沒有月退休這些名目，有鄰居退休後，以賣霉乾菜維生，他天天揹著裝滿霉乾菜的大竹簍，在菜場擺攤位賣霉乾菜。

菜場東邊有一條短短的南北向的小巷子，兩旁各有四家商店，其中一家雜貨店是我一位同學洪坤亮家開的，他們是村子裡極少數的本省人開的店面。每年除夕前兩三天，我去他家買東西，他阿媽都會多給我些東西，或在找零時多找我一兩塊錢，我迄今仍感受到阿婆的溫馨。

菜場西側原本為垃圾堆，約在民國五十年代中期，眷管所清理掉垃圾堆，蓋了四間平房，租給人做店麵，有一家為村子裡的賀家承租下來開店，另一家為一位退伍軍人承租開麵店，他的手臂上刺著「反共抗俄」幾個字，我在那裡吃過好幾次湯麵。

冬天的晚上，菜場門前可以看到退伍軍人肩上橫著一根竹扁，一端竹萇挑著油鍋，下面是燒碳的火爐，另一端竹萇上放著鉛盤和臭豆腐或豆花，下端是一桶清水，賣臭豆腐或是賣豆花。在寒冷的冬天晚上，有機會吃一盤臭豆腐或一碗熱豆花，是相當舒適的。在沒有月退俸的年代，這些退伍軍人走過抗戰與內戰的歲月，晚年自食其力的生活，他們的毅力令人佩服，現在晚上看到路邊賣臭豆腐的攤位，腦海中會響起「臭豆腐！」的賣叫聲，那已是遙遠的過去。

菜場對面是一個廣場，廣場北面有一個康樂臺，是放映電影的地方，每次空軍一聯隊的中吉普到這裡，停在菜場前約二十公尺處，在康樂臺兩邊各豎立兩根竹竿，在竹竿上綁上白線，固定一大塊白布，開動攝影機，將影像投射在白布上，就開始放映電影，主要是中央製片廠的影片。

下午，我們常在廣場上玩官兵捉強盜或是兩條線的遊戲，菜場空盪盪的攤位宛如迷宮，有人跑進菜場，繞著攤位追逐著。

菜場後面是一排鐵絲網，旁邊是一條土路，再過去是一片紅瓦平房的美軍宿舍，我們與他們沒有往來。有一次下過雨後，一輛草綠色的大型吊車開進村子，這是我看到最大的車子，而且是從未看過的車型。車子停在廣場中間，從車上拉出一條粗的麻繩，麻繩的一端綁在車上，一端穿過菜場及鐵絲網，綁在另一輛停放在巷道的車子上，這輛車子陷在泥土中，吊車發動引擎，沉重的引擎聲一陣陣怒吼著，我從未聽過這麼大與沉重的聲音，另一輛車子的車輪不斷在泥土中打滑

空轉，一段時間後，這輛車子才被拖出泥沼。當時的廣場與附近道路都是泥土，尚未鋪柏油。

我站在崇誨公園，廣場已矗立著幾棟高樓，周遭的道路都是柏油路面，以前低矮的房舍，東面廣大的甘蔗園，孩童的歡笑聲已成遙遠的過去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而深埋在記憶的深處。

穿著天藍色運動裝，在崇誨公園作晨操的人，說明崇誨新村已展開新的一頁。

## 棒球歲月

由於住在棒球場附近，每逢職棒季節，傍晚棒球場附近的道路都被封鎖，人潮洶湧，大小攤販群集，夾雜著大型遊覽車和電視轉播車，非常熱鬧，有如一場嘉年華會。晚上，棒球場的半邊天被水銀燈照得亮亮的，如同白天，不時傳來人群的吶喊聲、鼓聲以及啦啦隊的歌聲。啦啦隊唱的歌五花八門，無奇不有，一下子是「伊比伊比鴨鴨」，一下子是「反攻，反攻，反攻大陸去！」令人覺得不知今夕是何年。總而言之，不難想像棒球場中群眾的熱情和亢奮的情形。

一根棒子和一個球是人類簡便而又原始的運動方式，在古希臘和印度的雕刻中都可以看到這種圖案，這種運動方式在英國加上了壘，所以棒球的英文是「Baseball」，以後從英國傳到美國，普及以後，在西元一八四五年，美國的紐約成立第一個棒球俱樂部，有了俱樂部就產生遊戲規則，當時的一個會員亞歷山大·卡特萊特（Alexander Cartwright）著手製訂遊戲規則，他確定壘間的距離為九十呎，一隊有九個球員上場，分別為三個外野手，六個內野手，包括投手和捕手，這個規則一直延續到今天都未改變，四個壞球保送上壘是一八八九年才有的。有了遊戲規則就提高這個運動的層次，使這個運動由農閒時的遊戲，進到可以進場比賽的運動，以後這個運動逐漸普



及而傳遍世界各地。

我也有一段棒球歲月，那是在小學時，就讀的東光國小，蘇木樹校長是個棒球迷，每天下午他都和學生在操場打棒球，他常常親自下場作投手或是捕手，他教導學生打棒球時，是閩南語夾雜著國語和日語，遠遠從操場傳到教室，而我們則頻頻回頭望著操場。小孩子最擅於模仿，在學校天天看打棒球，我們耳濡目染的瞭解了打棒球的遊戲規則，回到家裡就如法泡製。當時沒錢買球棒和球，一切因陋就簡，一節竹子或是一段木頭就權充球棒，至於球呢？一個普通的皮球就可以了。人少的時候，兩人一組時，家門前的窄巷子就權充棒球場，壘只有本壘、一壘、二壘，壘間的距離很短，外野手也就免了，投手兼一、二壘手，人多的時候，村子康樂臺前的廣場就成為棒球場，此時的壘是檢幾塊磚頭疊起來作記號，因此沒有人敢滑壘，否則一定是皮破血流，由於球棒是竹子或是一段木頭，好幾次棒子一揮，就斷成兩截，球是普通的皮球，由於太輕浮力強，所以打不遠，至於棒球手套根本就免了，但是投手還是有模有樣的投球，而且很威風，他是掌控全局的人。如此這般的克難，大家玩得很高興，往往跑得滿身大汗，在媽媽的吃飯聲中才依依不捨的收場。

小學四年級時，東光的棒球隊出去比賽，全軍覆沒，那年的初中聯考，沒有一個人上榜，大家對這個學校都失去信心，蘇木樹校長黯然的離開了東光國校，村裡的大人紛紛將子女轉到空